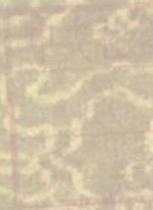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



李寶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2.4
14

54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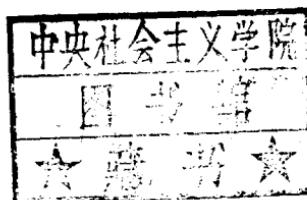
官場現形記

上

李宝嘉著
张友鹤校注



20019293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I242.4
T4:1

54295

官場現形記

下

李宝嘉著
张友鹤校注



200192969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DM71/14

官场现形记（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4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79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34 $\frac{1}{8}$ 插页4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湖北第3次印制

印数 300,001—385,000

书号 10019·608

定价 2.65 元

出版說明

《官場現形記》，李寶嘉(1867—1906)作，是清末“譴責小說”中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譴責小說”這個名字，是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裏面提出來的。魯迅先生深刻地分析了這類小說在清末盛行一時的原因：“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這就是說，譴責小說的盛行，直接反映了當時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當中的覺悟水平。當時中國人民，是在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在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過程之中，在希望清朝政府振作圖強，抵禦外敵的道路宣告失敗，而撇開清朝政府、用羣衆的革命武裝直接向侵略者進行鬥爭的道路又相繼失敗之後，開始認識到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統治者之間的密切關係，認識到反對外國侵略和反對本國黑暗統治二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官場現形記》正是這樣情

勢之下的產物。正如魯迅先生說：“時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內失望，多欲索禍患之由，責其罪人以自快，寶嘉亦應商人之托，撰《官場現形記》”。

這部小說，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會崩潰時期統治機構內部的腐朽情況。魯迅先生說，“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濛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腳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書中出現的那些官僚，昏曠糊塗，卑鄙齷齪，達到極點；他們壓迫人民，剝削人民，嚴酷暴虐，也達到極點。但是，作者並沒有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的藝術概括，寫作態度上也有迎合時勢、譁衆取寵的成分。魯迅先生也指出：“然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彙為長編，即千篇一律。特緣時世要求，得此為快，故《官場現形記》乃驟享大名；而襲用‘現形’名目，描寫他事，如商界學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應該指出，作者是主張改良，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在當時已經沒有什麼進步意義，所以作者在藝術上不能真正掌握“批判的武器”，是同他在生活中反對“武器的批判”直接相聯繫的。書中稱太平天国起義的隊伍和領袖為“長毛”、為“洪逆”，這說明了作者的思想的反動方面。

作者寫這部小說，原來計劃，分為十編，每編十二回。但在第五編尚未全部完成之時，就因病死去。現存六十回，最後的極小一部分，還是他的朋友代為補齊的。

這部小說的印本很多。本書是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世界繁華報本爲底本，參考光緒三十年粵東書局石印本、宣統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加以校訂的。

清代的官制，和官場中許多術語，現在的讀者已經很少有人明了。爲了讀者的方便，本書除了每回酌加注解之外，並附有《清代的官制》一文，以備參考之用。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目 录

| | | | |
|------|----------|----------|-----|
| 第一回 | 望成名学究訓頑兒 | 講制艺乡紳勗后進 | 1 |
| 第二回 |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 | 14 |
| 第三回 | 苦鑽差黑夜謁黃堂 | 悲錦級藍呢糊綠轎 | 31 |
| 第四回 | 白簡留情補祝壽 | 黃金有價快升官 | 48 |
| 第五回 | 藩司賣缺兄弟失和 | 县令貪贓主僕同惡 | 61 |
| 第六回 |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 |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 | 77 |
| 第七回 | 宴洋官中丞爛禮節 | 办机器司馬比匪人 | 93 |
| 第八回 | 談官派信口开河 | 亏公項走頭無路 | 108 |
| 第九回 | 觀察公討銀翻臉 | 布政使署缺傷心 | 123 |
| 第十回 | 怕老婆別駕担惊 | 送胞妹和尚多事 | 138 |
| 第十五回 | 穷佐雜賣緣說差使 | 紅州縣傾軋斗心思 | 154 |
| 第十二回 | 設陷阱借刀杀人 | 割靴腰隔船吃醋 | 171 |
| 第十三回 | 听申飭隨員忍氣 | 受委屈妓女輕生 | 186 |
| 第十四回 | 剝土匪魚龍曼衍 | 开保案鷄犬飛升 | 204 |
| 第十五回 | 老吏斷獄着爭先 | 捕快查贓头头是道 | 223 |
| 第十六回 | 瞞賊贓知县吃情 | 駁保案同寅報怨 | 242 |
| 第十七回 | 三萬金借公敲詐 | 五十兩買折彈參 | 258 |
| 第十八回 | 領德政大令挖腰包 | 查參案隨員賣关节 | 278 |

| | | | |
|--------------|----------|---------------|-----|
| 第十九回 | 重正途宦海尙科名 | 講理學官場崇節儉..... | 298 |
| 第二十回 | 巧逢迎爭制羊皮褂 | 思振作勸除鴉片烟..... | 316 |
| 第二十一回 | 反本透贏當場出彩 | 弄巧成拙幕地撤差..... | 332 |
| 第二十二回 | 叩轎門蕩妇冤情郎 | 奉板與慈亲易孝子..... | 350 |
| 第二十三回 | 訊奸情臬司惹笑柄 | 造假信觀察賺優差..... | 366 |
| 第二十四回 |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 | 384 |
| 第二十五回 | 買古董借徑謁权門 | 獻巨金癡心放尖缺..... | 404 |
| 第二十六回 | 模棱人慣說模棱話 |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 421 |
| 第二十七回 |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 | 435 |
| 第二十八回 |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 趙公郎署無意分金..... | 449 |
| 第二十九回 | 僂道台訪艳秦淮河 | 關統領宴宾番菜館..... | 468 |
| 第三十回 | 認娘舅當場露馬腳 | 飾嬌女背地結駕盟..... | 486 |
| 第三十一回 |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 就洋話哨官遭毆打..... | 509 |
| 第三十二回 | 寫保折筵前亲起草 | 謀厘局枕畔代求差..... | 529 |
| 第三十三回 | 查帳目奉札謁銀行 | 借名頭斂錢升書局..... | 548 |
| 第三十四回 | 办义賑善人是富 | 盜虛聲廉吏難為..... | 569 |
| 第三十五回 | 捐巨費紳衿得高官 | 吝小費招瓊發妙謠..... | 588 |
| 第三十六回 | 騙中騙又逢鬼魅 | 強中強巧遇机縁..... | 605 |
| 第三十七回 | 徵完帖老父托人情 | 補札鴉籠姬打官話..... | 625 |
| 第三十八回 | 丫姑爺乘龍充快婿 | 知客僧拉馬認乾娘..... | 640 |
| 第三十九回 | 省錢財惧內誤庸医 | 瞞消息藏嬌感俠友..... | 657 |
| 第四十回 | 息坤威解紛憑片語 | 詔心法清訟翻多才..... | 672 |
| 第四十一回 | 乞保留極意媚乡紳 | 算交代有心改帳簿..... | 690 |
| 第四十二回 | 欢喜便宜暗中上當 | 附庸風雅忙里偷閒..... | 704 |

| | | | |
|--------------|----------|---------------|------|
| 第四十三回 |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 | 718 |
| 第四十四回 | 跌茶碗初次上台盤 | 拉辮子兩番爭節禮..... | 735 |
| 第四十五回 | 擅受民詞聲名扫地 | 渥承完眷氣燄熏天..... | 755 |
| 第四十六回 | 却洋貨尙書挽利权 | 換銀票公子工心計..... | 775 |
| 第四十七回 |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 | 為惜費急急煮烏烟..... | 793 |
| 第四十八回 | 還私債巧邀上完歡 | 騙公文忍絕良朋義..... | 807 |
| 第四十九回 | 焚遺財伤心說命妇 | 造揭帖密計遣群姬..... | 826 |
| 第五十回 | 听主使豪僕學摸金 |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 846 |
| 第五十一回 | 復雨翻云自相矛盾 | 依草附木莫測機關..... | 867 |
| 第五十二回 |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 | 靠泰山劣紳賣矿產..... | 888 |
| 第五十三回 |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 |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 | 907 |
| 第五十四回 | 慎邦交紓尊礼拜堂 | 重民權集議保商局..... | 925 |
| 第五十五回 |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 | 遞銜條州判苦求情..... | 941 |
| 第五十六回 | 制造廠假札賺優差 | 仕學院冒名作槍手..... | 963 |
| 第五十七回 | 慣逢迎片言矜秘奧 | 办交涉兩面露殷勤..... | 987 |
| 第五十八回 |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 | 洋翰林見拒老前輩... | 1003 |
| 第五十九回 | 附來裙帶能詔能驕 | 掌到銀錢作威作福... | 1023 |
| 第六十回 | 苦辣甜酸遍嘗滋味 | 嬉笑怒罵皆為文章... | 1038 |

附录

| | |
|------------|------|
| 清代的官制..... | 1052 |
| 后記..... | 1081 |

第一回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艺乡紳易后进*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無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舉門秀士[一]。乡里人眼淺，看見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漸漸的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該錢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請了一位举人[二]老夫子，下乡來教他們的子弟讀書。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紀，也就絕意进取，到得乡間，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兒；有的也会謠几句詩；內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筆做了“開講”[三]。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陽，大家商議着，明年还請这个先生。王仁見館地蟬聯，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講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門前，原有兩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見兒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說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貫銅錢。不在話下。

且說是年正值“大比之年”[四]，那姓趙的便送孫子去趕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說。到了重陽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夢之中，忽听得一陣馬鈴声响，大家被他惊醒。開門看處，只見一群人，簇擁着向西而去。仔細一打听，都說趙相公考中了舉人了。此時方必開也隨了大眾在街上看熱鬧，得了這個信息，連忙一口气跑到趙家門前探望。只見有一群人，頭上戴着紅纓帽子，正忙着在那裡貼報條呢。方必開自从兒子讀了書，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學會了好几擔擱在肚里。這時候他一心一意都在這報條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報貴府老爺趙印溫，應本科陝西鄉試，高中第四十一名舉人。報喜人卜連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裡咂嘴弄舌，不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聲“親家”。方必開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別人，就是那新中舉人趙溫的爺爺趙老头兒。原來這方必開，前頭因為趙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個女孩子，托人做媒，許給趙溫的兄弟，所以這趙老头兒趕着他叫親家。他定睛一看，見是太親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門外頭，當街爬下，棚冬棚冬的磕了三個頭。趙老头兒還禮不迭，趕忙扶他起來。方必開一面揮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說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話了？咱從前常說，城里鄉紳老爺們的眼力，是再不錯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樓王鄉紳下來上墳，是借你這屋裡打的尖。王老先生飯後無事，走到書房，可巧一班學生在那裡對對兒哩。王老先生一時高興，便說我也出一個你們對對。剛剛那天下了兩點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聯就是‘下雨’兩個字。我想着：你們這位少老爺便沖口而出，說是什么‘出太陽’。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兒，說道：“下

雨”兩個字，“出太陽”三個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話嗎？”赵老头兒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記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約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墳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們。将来望你們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說了半天的話，方才告別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書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語，什么“捷报貴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連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書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經發达过的人，曉得其中奧妙。听了听，就說：“这是报条上的話，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見了眼鏡，又勾起那羨迷心竊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攏到屋里来坐，別叫他在風地里吹。”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講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誰知他父亲跑进書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連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連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說：“东翁，有話好講，这从那里說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話也說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兒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問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兒。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讓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說道：“老

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兒这个样子，是为的誰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說：“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沒有听见說，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兒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講。虽说人家中举，与你無干，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錯了！”老三道：“我錯甚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兒子，既然叫你讀了書，自然望你巴結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掙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五]，拉翰林^[六]，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錢賺；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門来，开鑼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書，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錢賺”一句話，口虽不言，心內也有几分活動了。悶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問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

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兒子的一番話，心上一时欢喜，喉嚨里的痰也就活動了許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說什么做了官就有錢賺，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嘔了出来；剛剛吐得一半，忽然又見他兒子回駁先生的几句話，駁的先生頓口無言，他的痰也就擋在嘴裡头，不往外吐了。直釣釣兩只眼睛，瞪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話回答学生。只見那王仁楞了好半天，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鬍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罵道：“混帳东西！我今兒一番好意，拿好話教

导与你，你倒教訓起我来了！問問你爸爸：請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館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館，一定要辞館！”这方必开是从来沒見先生發过这样大的气，今兒明曉得是他兒子的不是，沖撞了他，惹出来的禍。但是滿肚子里的痰，越發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說說不出，急的兩手亂抓，嘴唇邊吐出些白沫來。老三還在那裡嘰哩咕嚕說：“是个好些兒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給我看，不要在我們家里混閑飯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鬧的越發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兩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賠了許多話；把哥子攏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且說赵老头兒，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七]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鎮日价大魚大肉的供給，就是鴉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兒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誼，开了橫單[八]交給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說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檢日子請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誼，都要請到。还說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九]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門前兩根，墳上兩根，祠堂兩根。又忙着做好一塊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題“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沒有这位闊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墳鄰王乡紳，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經見过几面。因此淵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連夜叫漆匠做好，挂在

門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預备开賀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赵老头兒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見識有限，那里能般照顧这許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請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紅金帖，上写着：“謹擇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闈[○]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溫載拜。”外面紅封套箋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牌樓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請的就是那王乡紳了。另外又煩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無非是仰慕他，記挂他，屆期务必求他賞光的一派話。赵老头兒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說赶初一先打發孩子赶驢上城，等初二就好騎了下来；这里打扫了兩間庄房，好請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紳答应說来。赵老头兒不胜之喜。

有事便長，無話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門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兒从炕上爬起，喚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燒水洗臉，換衣裳，吃早飯。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趕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讓这中舉的赵溫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进了祠堂門，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兩撇鬍子，手里拿着一根長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溫一見，認得他是族長，趕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兒，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單讓他一个坐下，同他講道：“大相公，恭喜你，現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們祖先积了些甚么陰功，今日都应在你一

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二]老等，帮着你抗考籃；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

爷兒两个正在屋里講話，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鬧。問是甚么事情，只見赵温的爷爷滿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罵厨子，說：“他們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訴王乡紳，一定送他們到衙門里去！”嘴里罵着，手里拿着一頂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搖来搖去，气得眼睛都發了紅了。正說着，只見厨子挑了碗盞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說：“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餓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項！半个老錢沒有瞧見，倒說先把咱往衙門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尙書^[三]，咱伺候过多少，沒瞧过他这凶濶的暴發戶，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紳，閉口王乡紳，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紳檢鞋還不要他哩！”一面罵，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攢，說：“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見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說好話，右說好話，好不容易把厨子騙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現成了，端上去摆供。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長陪祭，大众跟着磕